

《海纳百川·藏书博览》

简装书库·政治

（中国政治）

民国要案寻踪

02

《民国春秋》编辑部

上海市黄浦区教育信息中心

银行家朱成章命殒杨树浦

民国初年，上海静安寺路一带还属郊外，但到了20年代末期，一幢幢高楼兴起，商业贸易日趋繁荣，居民日渐密集，南京路的黄金地段迅速由东向西延伸了。可是静安寺附近还有一片附属于寺院的空地尚未开发。这片空地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看中。朱成章是一位有远见的企业家、银行家，他料想在此买地造屋，将来必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于是携同国货银行的庶务、亲信周子斌与寺院的方丈洽谈承租事宜，顺利地签订了协议书。这片空地约有10多亩（即现在的大发南货店周围），朱成章计划建造多幢楼房，然后出租。据朱估计，可获巨额利润。

正当朱成章筹备大兴土木之时，不料祸从天降。上海青帮三大亨之一的张啸林也看上了这片空地，张派遣其儿女亲家、同乡、亲信俞叶封到静安寺我方丈谈判购买这片空地的事宜。方丈回答俞叶封说，寺院土地不可出卖，俞提出要租几十年。方丈告诉俞说已租给了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并拿出和朱办理的租地契约给俞看。俞略看了一下，愤然离去。

两天后，张啸林带着随从，耀武扬威地来到愚园路的朱成章公馆。进入客厅一坐下就大大咧咧地说：“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朝来谈一桩事体，静安寺的那块地皮，你租下来派不了多大用场，要够朋友的话，把它让给我，我有用场！”朱成章回答说：“我已经和老方丈签了约，我租下这块地已经安排了开发、使用计划。”为了避免与张啸林正面冲突，朱成章竭力缓和谈话气氛，接着说：“张先生，目前这一带地区还另有空地，我可以帮助您另外找一块，……”张啸林不等朱成章把话说完即打断了朱的话，直截了当地说：“不必！不必！我就喜欢静安寺地段！”朱成章为了打破僵局，认为只有作出些利益上的让步，才能息事宁人，于是提出：“我在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租的一块地尚未动工，这里离静安寺不远，看在张先生面子上，我愿意把爱文义路那块地让给张先生！”朱成章以为通过这一交换条件，可求得破财免灾。不料，盛气凌人的张啸林不给朱成章任何余地，他听了朱的话很不耐烦，把衔着的大半支香烟，噗地一声吐出去，落在厅内二米开外的地板上，按照流氓的习惯动作，把衣袖一卷，胸前纽扣解开，高声骂了句：“娘的个×！谁要你爱文义路的鸟地！老子就是看上了静安寺的这块！”

金融、工商界人士一贯把高额利润看得很重，这是朱成章不肯将已租到手的未来黄金地段的地皮转让给张啸林的基本原因。但除此之外，朱认为，不应当屈服于张的横行霸道，于是，他用半抗拒半求情的语气说：“张先生，请原谅，这也是实在难以从命的事，请原谅！”张啸林把桌子一拍，忽地站起身，恶狠狠地说：“不要敬酒不吃！”迈大步“蹬、蹬、蹬”走出去，临上车时，又歪着头斜视了朱成章一眼，说了声：“那就走着瞧吧！”

朱成章送走张啸林后，朱太太和朱的亲信周子斌都感到张啸林最后的话中含有杀机，劝告朱成章在各种场合都要小心。

自从朱府中张朱“谈判”破裂后，朱成章起初处处提防，警惕张啸林的“暗箭”，但过了个把月，未见动静，朱成章的警惕性渐渐松懈，认为流氓的手法之一正是恐吓，张啸林不过是耍耍恐吓的手段而已。朱很少夜间出门，即使夜间出门也有保镖，而白天外出活动却不再顾忌，认为光天化日之下，张啸林能如之奈何。

一个风和日朗的早晨，朱成章带着爱女和护士邓小姐，乘坐自备汽车准

备赴龙华游览。汽车刚开出弄堂口左转进入愚园路，突然从马路旁窜出四个绑匪，向朱成章的汽车猛开数枪。朱成章小腹中弹，血流如注，邓小姐手掌被射穿，血流不止，又哭又叫。朱小姐吓得昏倒在车上。汽车被迫停下来。两个蒙面绑匪打开车门，把朱成章拖入绑匪的汽车，向东急驶而去。朱成章的汽车司机，连忙驱车回到朱府向朱太太报告。朱太太又惊又急，不知所措，连忙找到周子斌等亲信人员商议办法，经分析，认为肯定是张啸林所为，张跟法院、警方有勾结，包揽诉讼，因而通过官方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只能通过“黑道”疏通。于是大家商定由周子斌带上厚礼前去拜见上海青帮三大亨，请求指点赎票办法。

周子斌先到八仙桥钩培里黄公馆求黄金荣帮助，黄拒绝调解这一案件。周子斌又到华格桌路（今宁海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杜月笙虽然热情接待，表示关切，但没有提出解决方案，上海青帮三大亨这时已产生一定的矛盾，各成派系，自己的活动不愿让别人插手，见面时彼此心照不宣。周子斌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来到杜公馆隔壁的张公馆，张啸林傲气凌人，闭门拒客。

朱太太从自家汽车上和马路上留下的血迹分析，朱成章的伤势相当严重，她派人到上海各医院查询，都没有朱成章就医的线索。时间耽误久了，朱太太心急如焚，唯恐朱成章的伤势恶化，得不到及时救护。朱太太在万分焦急的中与好友亲朋共同商议出又一方案，即请中国与交通两大银行的常务董事钱新之帮助，因为钱也是帮会界上层人物，与政界、金融界都有来往，称得上是上海滩的头面人物，并且钱新之与朱成章也较熟悉。果然，钱新之为朱太太指点出了一条门路，即请青帮“大”字辈的张仁奎帮助，此案也只有请张仁奎出面为官。

张仁奎字镜湖，山东滕县人。清末投身军旅，加入同盟会，曾任江苏通海镇守使，驻守南通，后升为北洋军杰威将军，1927年兵败去职。

张早年参加青帮，追随过帮会武人徐宝山（徐老虎），去职后寓居上海，以青帮“大”字辈身份，广招门徒，在上海青帮界有“祖师爷”身份。以至连蒋介石接见他时也称之为“张老太爷”。

原来朱成章早年曾帮助过张仁奎。张早年在南通时是靠了朱成章的引荐才成了著名实业家、教育家张謇的弟子，从此为其步入上流社会奠定了基础。张仁奎不忘朱成章当年的恩情，一听说朱成章有难，一口答应负责营救。

不久张仁奎即以电话通知朱太太，朱成章已有下落。那边传话来说，同意赎票。并将赎票金额和办法告诉了朱太太。并约定，见到朱成章时，将一麻袋钱扔在朱身边的地上，然后直接把朱成章送到海格路红十字医院（今华山路华山医院），朱太太可在红十字医院等候。

朱太太马上取出准备好的大堆钞票装进麻袋，又亲自将麻袋用火漆封好，然后托周子斌火速乘汽车赴杨树浦办理赎票。

从朱公馆到杨树浦路途遥远，周子斌到达杨树浦约定地点时，已是黄昏时分。当时杨树浦一带还是荒野一片，水塘、河汉、芦荡纵横，农田中夹杂着一片片荒坟野家，人迹罕见。周子斌走出汽车，扛着沉重的一麻袋钞票，在暮色苍茫中沿着坎坷的田埂，一步步摇摇晃晃地向前探索，四周寂静的有几分恐怖气氛。周子斌一面艰难地往前走，一面不断地压低嗓音呼唤着：“朱先生，朱先生……”突然，他听到前面似有一点微弱的呻吟声，走上前去凝神一看，只见田垅靠墓地边沿上躺着一人，仔细一看正是朱成章。只见朱成章浑身血迹，已是气息奄奄。周子斌连忙放下麻袋，抱起朱成章往回走，上

了汽车，直驶海格路红十字医院。

朱太太早已心如火燎般地守候在红十字医院门前了，见到浑身血迹的朱成章，泣不成声地喊了几声，朱成章勉强睁开双眼向朱太太望了望，随即闭上了双眼。因流血过多，未得及时救护，一句话未说即溘然长逝了。

朱成章惨案惊动了上海银行界、工商界、新闻界，然而新闻界当时未敢揭露张啸林罪恶，只简略报道了被绑架的朱成章已有下落，其他话一概未说。朱的家属也未敢向法院诉讼。

郭绪印（第 117 页图为张啸林照片）

张绍曾被刺内幕

公元 1929 年 3 月 21 日晚 8 时许，坐落在天津日租界地旭街利津里的彩凤班楼上客厅里，突然传出了“嘭！嘭嘭！”三声沉闷的枪声。紧接着，一个仆役打扮的彪形大汉，提着带有硝烟味的手枪从容下楼，出大门向南拐，钻进一辆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汽车里，扬长而去。

这时，彩凤班里乱作一团。那些被枪声惊扰了歌迷酒梦的妓女和嫖客们，三五成群地聚拢在楼上楼下，互相询问、窃窃议论着。在二楼客厅中央，一个年约 50 岁左右，身穿古铜色缎皮袍的人，奄奄一息地躺在血泊之中。屋里的人个个丧魂失魄。只有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忙得团团转。他一面虚张声势地叫喊捉拿凶手，一面声嘶力竭地给各处打电话；时而通知医院来人抢救，时而报告检察厅派员检验，直到一辆汽车把受伤者拉走，一场惊乱才告平息。

第二天，天津《大公报》二版以醒目标题登载了“张绍曾昨夜遇刺殒命”的新闻。详细报道了现场情况，而对于行刺原因却讳莫如深。一时间，各种猜测纷坛，有的说是仇杀，有的认为张绍曾既然死于青楼，多半是争风吃醋的桃色事件。稍明底里的人则认定这是一起政治谋杀案。

张绍曾被害究属何因，谁人指使？这要从头说起。

1923 年 6 月，张绍曾从国务总理任上被逐下台后，虽息影津门，仍关心着国家的和平统一。由于他对北方军阀已经失去信心，便把希望寄托于广州国民政府。1926 年 9 月，冯玉祥誓师五原、宣布脱离北洋军阀后，于 1927 年率部进入河南，配合北伐军与直系军阀作战，势力逐渐扩大。冯玉祥后来又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率部北伐，直指山东、河北，对张作霖奉军形成严重威胁。在此期间，张绍曾与冯始终保持信使往来，他利用其特殊地位与身份，在天津组织薛笃弼、丁春膏、刘之龙、刘治洲等人，积极收集奉军的军事动态和部署。为了及时把得到的情报提供给冯玉祥，张绍曾不惜重金买了一部电台由丁春膏负责，每天与冯部联系。有时一日数电。他自己也常写信给冯玉祥，询问战况，为冯出谋划策。张绍曾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一旦暴露，必然会引起张作霖的忌恨。所以与冯的联系非常秘密，自己的社交言谈也格外谨慎。尽管如此，还是也一件事上被张作霖看出了破绽。1927 年，他的胞弟张绍程（字敬纯），从法国留学回来，想在政界或军界谋个差事，要求哥哥为之引荐。张绍曾认为，当时北方军政界被军阀政客所把持，整个北洋政权在摇摇欲坠。在他们手下没有前程可言。于是，便劝弟弟暂时在家中复习学业，以后有机会再谋职业。张绍程知道哥哥与冯玉祥友谊素深，便要求介绍他去河南投奔冯的北伐军。绍曾不便明言，劝阻说：“你要替为兄着想，暂时不可去冯部。”绍程见哥哥这也不允，那也不同意，产生了误解，顶撞说：“你已功成名遂就不管弟弟了。好吧，我去闯自己的路，请哥哥不要妨碍我。”张绍曾见弟弟不理解自己的苦衷。只好嘱咐：“凡事谨慎，千万别让人抓住把柄。”于是，张绍程去河南，冯玉祥为他在军中安排了个职务。此事被张作霖探知，对张绍曾与冯玉祥的关系引起了注意。

这时，原属直系的军阀孙传芳被北伐军打败后投靠了张作霖。孙在 1925 年任浙江督军时，经张绍曾派人从中联络，曾与冯玉祥约定共同起兵攻打奉张。但浙奉战争在南方打响后，冯在北方却按兵不动。为此，孙传芳以为是张绍曾与冯玉祥合谋欺骗他，想坐观成败，借刀杀人，因而对张、冯深为不

满。他投靠张作霖后，经常在张面前挑唆，说张绍曾代冯玉祥运筹帷幄，而且和冯系一班人秘密往来，策划反奉。这就使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疑起来。

张作霖为了试探张绍曾，派邢士廉到天津，假意请张绍曾出面调停他与冯玉祥的关系，以息争修好。邢见到张绍曾说明来意后，张听了气愤地说：“你告诉大帅，叫他先把军队都带出关外，再来和我商量。”邢士廉碰了钉子，回北京如实汇报。张作霖对张绍曾更加怀恨，遂生杀心。张绍曾也知道张作霖必不肯善罢干休。一些朋友劝他离津南下暂避，张绍曾却认为：冯玉祥所率北伐军已打到山东，很快将进入河北境内，急需自己提供奉军方面的情报，在此时刻自己不能抽身他去；况且假若奉张有杀人之心，必然早有部署，走出津门必不容易；加之家人也阻拦他离津，所以未能成行。不过，为了防止意外，他格外加强了戒备。他在英租界44号路公馆里，深居简出，闭门谢客，不再参加应酬活动。

随着北伐战事的顺利进展，京津形势日趋紧张。张作霖在部署军事总撤退的同时，也加紧了阴谋杀害张绍曾的策划。张作霖经与直隶督办褚玉璞密谋后，于1928年3月派亲信王琦到天津，由直隶督办公署总参议赵景云出面，在3月21日在天和玉饭庄宴请住津朝野名流。他们怕张绍曾不来参加，事先安排谢玉田、刘茂正两人找到张绍曾的门婿吴道时（吴佩孚继子），由他带领前往张公馆送请柬。届时，赵景云又让绍曾的同乡族叔张觉五（字会卿）亲到公馆邀张一同赴宴，并答应事成之后保荐他为道尹。张觉五曾任江北道尹，赋闲已久，多次投奔赵景云想谋差事。这次见赵当面许愿，自然竭力效命，21日下午5点便到张公馆，催促绍曾同往。绍曾当时因身体欠爽本不想参加，但碍于族叔情面，只好吩咐备车。不料汽车刚开出车库，前轮胎坏了一个，张就嘱咐差役打电话辞谢，表示不能赴宴。张觉五着急他说：“瑶蕴（赵景云字）叫我代他诚意奉请，你不去，我怎对得起瑶蕴！”绍曾无奈，只得命司机王以达换上备胎，与觉五同车前往，另有卫兵苏以行、刘富友二人随车护卫。宴后，赵景云又约靳云鹏、张绍曾、张文生、李厚基等十几人，到彩凤班名妓花玉宝（湘阁老六）处喝茶小坐。随从卫士们都被引开去。

这时，有个仆役打扮的人手持信件径上楼，说有要函面交张总理，急候回信。张绍曾闻报从屋内来到客厅，一面问哪里的信，一面伸手去接。那人迎面就是一枪，张绍曾用左手一挡，子弹穿透手掌。接着又是两枪，一枪由左耳穿入头颅，一枪打进肺部。张绍曾当即昏倒在地，在送回家中后第二天凌晨死去，时年49岁。

张绍曾被杀后，官府大肆张扬，要缉拿凶手。事发第二天，天津县知事兼督署军法官王士申下令把彩凤班的老鸨、妓女、杂役人员一齐逮捕，逐个审问，关押多日。直隶督办公署也通牒日租界警察署协助缉捕凶犯。但这套欲盖弥彰的把戏是无法欺惑世人的。日租界警察署侦探长刘寿岩一句话揭穿了他们贼喊捉贼的真相。他说：“他们杀人却叫我们缉凶，假戏做得跟真的一样，亏他们装得像。凶手下落我们倒知道，是从北京来的，叫他们到大帅府里缉拿去吧。”张绍曾家人也知道是张作霖派人所为，因惧怕祸及余亲，不敢认真追究。

顾恒敬

上海阔佬魏廷荣被绑案

上海青帮“大亨”势力遮天，以至操纵司法诉讼。这类事件比较著名的有：30年代《锡报》记者宋痴萍在《杂谈》一文中，涉及到杜月笙的私生活，该报主要负责人吴观鑫被杜抓去毒打，经人调解，罚吴请了20桌酒筵，宋痴萍被杜指使手下流氓打得遍体鳞伤，此后卧床不起，不久丧命，年仅30多岁。吴与宋的家属、亲友都知道杜操纵司法诉讼，无处申诉。20年代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被青帮大流氓张啸林绑票时受枪伤，因未得到及时抢救而丧生。朱氏家属明知是张啸林所为，但始终未敢起诉。上海布业巨头曹启明于30年代为了供老父颐养天年，在漕河泾附近建造一座曹家花园（今漕溪公园），只因该园在布局雅致和气派宏伟等方面都超过了黄金荣的黄家花园，引起黄金荣的忌妒。黄指使门徒王文奎将曹绑票，虽侥幸逃出魔窟，却仍被黄的门徒勒索了20根金条。事后曹迫于黄的黑社会势力，不敢向司法当局起诉。由于上海帮会流氓“大亨”的势力在很大程度上操纵了司法诉讼，所以不管是工商巨富，还是银行巨头，一旦遭到帮会势力欺压，大都忍气吞声，即使财破人亡，也不敢诉诸法庭。

一、魏廷荣遭绑票巧脱险魏廷荣在上海法租界的权势和财力非同一般，他是唯一能与青帮“大亨”杜月笙抗衡的人物。魏是位天主教徒，精通法语，曾留学法国，与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早年经营地产，在徐家汇一带拥有大量地产，上海人传说徐家汇2/3的土地属于魏廷荣所有。他的岳父朱葆三，曾任上海总商会会长，法租界第一条以中国人命名的马路就是朱葆三路。魏廷荣靠着精通法语，到过法国，又靠着岳父的牌头，成为特别受宠于法租界当局的人物。黄金荣曾和魏廷荣争夺美女吕美玉，结果迫于魏的权势，向魏让步。魏廷荣不仅担任中法银公司经理，兼营地产、古董业，还担任法租界公董局的华董兼法租界华人商团司令（又称法租界义勇队总司令），并与驻沪法国领事及其所属各机构上层人物关系密切，是个“兜得转”的头面人物。

1929年7月24日上午10时50分左右，魏廷荣携同三个幼年子女乘自备汽车从设在朱葆三路（今溪口路）、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口的中法银公司向西行驶。突然遭遇到持枪绑匪拦截。绑匪将司机和两个孩子赶下车去，然后跳进车内，把车向南开去。车到民国路（今人民路）口时，绑匪又将第三个孩子赶下车，只押着魏廷荣急驰而去。

途中，绑匪用浸了蒙汗药的手帕蒙倒了魏廷荣，剥去魏的衣裤。车到南码头，绑匪们将魏抬上小船。经二、三小时行程，126 来到南汇县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六灶村位于浦东远郊，河流纵横形成水网，除小船之外，无任何交通工具与外界相通。樊庭玉是地保，没有人敢来寻他的麻烦。魏廷荣在樊家被藏匿50天，居然没有一点风声透到上海。偶尔有邻人到樊家串门看到魏时，樊庭玉说是自家亲戚在此养病，邻居们也就信以为真。樊庭玉是位农民，秉性善良，对魏廷荣十分友好。

魏廷荣被绑架的消息使全上海受到震动，法、英两租界巡捕房及华界的警察局十分紧张地部署侦破任务。各车站、码头、关口、要隘都被封锁，严密检查，同时又利用流氓帮会从黑社会内部突破。但都未获结果。

魏廷荣被绑3天后，魏的原配夫人即朱葆三的长女朱二小姐收到绑匪一信，约定她夜间去杭州碰头并警告其不许向警方报案”。绑匪向其面交了魏廷荣亲笔写的纸条，说明魏活着，要家中人准备赎票款项，并出示了魏随身

佩带的金壳怀表作为信物。还向朱敲诈了“见面礼”1000元，却未宣告勒索金额。

魏廷荣被绑票后，新闻界大肆渲染，更加引起各方注意。朱二小姐和魏的爱妾吕美玉不断收到各种来信和报告，巡捕房疲于奔命，但毫无进展。8月24日，一封署名“大侦探密告”的信邮寄到贝勒路（今黄陂南路）天祥花园魏宅，信中说：“廷荣被绑去至今无信，侦探捉强盗只捉外人，所以自己人做绑匪，侦探天大本领也捉不住。何况这个人是拜山人作者头子，而又是商团教操官，是自己人，只是手里没有钱，所以他就横了良心做绑匪，绑自己连襟。”

吕美玉接信后，大为吃惊，连忙找朱二小姐商量，决定将此信交给巡捕房。

“大侦探密告”中所说的那位魏廷荣的连襟是赵慰先。赵早年留学法国，经赵的母舅朱竹坪介绍认识了魏廷荣，魏将其安排在中法银公司当职员，以后又请他在法租界义勇团当教操官。因住在魏家，认识了朱葆三的小女儿“朱九小姐”，最终和朱九小姐恋爱、成婚。

赵慰先住在魏家时，伪装得非常老实、正派，不仅穿着打扮很朴素，而且说自己不会抽烟、喝酒、赌博。可是当他和朱九小姐结婚后，真面目便暴露出来了，不仅吸烟、喝酒，而且经常到杜月笙在姓吉里所开设的赌场里赌博。不到二、三年，就把朱九小姐陪送的数万元家产输得精光，于是就在魏廷荣头上打主意了。

9月15日上午，康脑脱路（今康定路）304号发生凶杀案，巡捕们在现场捉到凶犯一名。该犯恰巧也是魏廷荣被绑案中的一名绑匪，他交代出魏被藏在六灶村樊庭玉家中。公共租界捕房急忙把这一信息报告法租界捕房。法捕房当即派出西捕头目鲍尔第和华捕探长金九龄等人赶往六灶村。

当中西探警突然闯入樊庭玉家中时，樊家却空无一人。巡捕们唤醒村民询问，将魏廷荣的照片拿给村民辨认，村民说曾在樊家看到过此人，但谁也说不出现在到哪里去了。

原来，9月15日傍晚，樊庭玉的叔父、绑匪樊仁根突然来到樊庭玉家，说是康脑脱路有人被捕，巡捕房已经得知魏廷荣藏在这里，最迟明天就会赶来，樊仁根对樊庭玉说准备“撕票”灭迹。但秉性善良的樊庭玉执意不肯“撕票”，两人争吵得几乎打起来。魏廷荣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樊庭玉救他一命。樊说，如他救了魏，同伙们不会放过他。魏廷荣恳切保证，如能得到搭救，将负责养活樊庭玉终生。樊庭玉动了恻隐之心，终于决定救魏廷荣出险。两人商定，先一起赴苏州，到魏廷荣娘舅家避避风头，后来魏经其母舅王晋康联系，在上海法租界义勇团的保护下，回到上海家中住了3天，又启程赴北京避风头。魏实践诺言，报答了樊庭玉的救命之恩。

二、诉讼案曲折变幻黑手幕后隐藏黑手有关魏廷荣遭绑架案的侦缉事宜，上海法租界捕房先后查获有关人犯朱竟成、陈仲衡、唐士良三人。1929年10月4日，法捕房将朱、陈、唐三犯解往会审公廨受审，审讯结果，宣布该三犯各押西牢五年，期满后驱逐出境送内地官厅按律究办，另赔偿被害人纹银一两，由三犯共同负担（属于规定的象征性赔偿）。在案件审理的第一阶段中，除了魏家接到的具名“大侦探密告”的信件外，未发现赵慰先与魏案有关系的证据。赵仍逍遥法外。

1931年6月，公共租界在处理别的案件中，案犯蔡维才供出曾参与绑架

魏廷荣。法捕房闻讯，于6月6日要求公共租界法院把蔡移提到法租界，就魏案重行侦讯。蔡供认魏案的教唆者是徐忠清、吕若望、樊仁根及一刘姓等人，真正教唆者是赵慰先。会审公廨对赵慰先、吕若望等发出缉捕文票。吕若望被押沪后于7月2日受审，据供，赵慰先要绑架魏是由在逃的邹惧恩透露给他的，绑魏案是邹托徐忠清帮忙邀人进行的。

这期间，会审公廨正在撤销，直到8月7日吕若望、蔡维才被解到新成立的法院开审。蔡维才却翻了口供，说在捕房的口供被外国翻译译错了。这显然在幕后另有原因。同时，由魏廷荣委托为代理人的徐延年律师向法庭请求对被指为主谋犯的赵慰先拘案法办。但是赵在1931年以前已离开上海，就任财政部税警独立第六营营长，驻在苏州。法捕房请魏廷荣状请法院补办到内地捕人的手续，并要魏派其长子魏元生伴同捕房探目，携公文赴苏州。于8月21日投请吴县公安局侦缉队协助，在赵慰先乘坐自用包车驶过三多桥附近时，由魏元生拦车指认，逮捕了赵慰先，次日押赴上海，于24日解到法庭归案审讯。当天，由捕头鲍尔弟及译员王均把吕若望及已判刑的陈仲衡押到法庭与赵对质。吕若望、陈仲衡均供认此人为赵慰先，并说听到赵慰先谈过魏廷荣为富不仁故要将其绑架。但是赵慰先坚不承认指证他的人与他相识。法院又两次开庭，提讯陈、吕，口供都没有变化。可是同案犯朱竟成，不仅没有说赵参与此案，反而说魏廷荣曾指使180号巡捕和魏自己先后到押所三次，唆使他要报出赵慰先来，被他拒绝。魏和主持追诉的法捕房都驳斥了朱的供述是反诬。

赵慰先通过他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财政部税警总团的公文，辩称不论赵是否犯了罪，因为他有现任军官身份，都不应受通常法院审判。1931年11月28日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宣告判决，对吕、蔡两犯以共同掳人勒索罪，分别判无期徒刑及20年有期徒刑。而对赵慰先彼诉却宣告不予受理，认定赵被捕时系军人身份。1933年5月30日，设在法租界内的江苏高等法院第三分院把一直在押的赵慰先提庭，宣布移送淞沪警备司令部归军法审判。

不料，这时法捕房却突然撤回了对赵的控诉。这一幕后的背景也十分复杂。

赵慰先被捕后，朱藻三家的兄弟都气愤万分，主张严办，唯有朱九小姐、赵班斧（赵慰先之胞弟）等不断地向魏廷荣求情，朱九小姐多次跪在魏妻朱二小姐面前哀求，当时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的赵班斧更是“断指写血书”，促使魏廷荣“做了感情的俘虏”，“请求捕房把对赵的控诉撤回”。法捕房宣告撤回控诉后却仍把赵移解到淞沪警备司令部。赵慰先很顺利地通过了军法会审，于1933年6月15日由淞沪警备司令部和军法处当局判决宣布赵慰先无罪，显然赵慰先背后有得力靠山帮助他打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部门的关节。

赵慰先获释后，不顾赵班斧在法捕房所具的书面声明中提出的“保证慰先决不对于魏君有所误会”的诺言，在上海各报上以大字标题，登载启事，说他被逮捕幽禁是由于魏廷荣唆使已判刑的罪犯诬扳他赵慰先“及上海名人某公”所致。这里的名人某公，系指上海青帮首领，被称为“海上闻人”的杜月笙。其实在上述案件过程中谁也没有提到过杜月笙，赵却主动把后台人物暴露出来了。

之后，赵慰先向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反诉魏廷荣教唆诬告，请治以应得之罪。魏廷荣不是军人，赵慰先不应向军法部门反诉魏，而军法部门也不应当

受理赵的控告，奇怪的是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却徇从赵的要求，连续两次签发传票，甚至直接派出便衣士兵进入法租界魏的寓所传唤魏。不料法捕房自魏遭绑架后，常派探捕在魏宅周围警卫。军法处第二次派人到魏宅传 131 唤魏时，被巡逻的探捕扭进了捕房。军法处随即以魏“托庇租界妨碍公务”的口实，对魏下达了通缉令。但华界军方不得进入租界捕人，赵只得请警备司令部把他提出的反诉移送到法租界的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核办。同时，他又向该法院提了自诉状，控告魏和魏子元生分别犯有诬告等罪行，要求法院从严惩处。但法租界当局派出顾问律师到法庭上要求参加诉讼，其出发点在于保护魏氏父子。

当时有位上海帮会界首领徐朗西，出面劝魏廷荣“烧点锡箔灰退鬼了祸”，劝魏拿出 3 万元交给赵慰先去安排警备司令部里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请朱竹坪去劝赵慰先。在双方同意后，徐朗西出面请客，魏廷荣、王晋康、朱竹坪、赵慰先一齐到场。魏当场打开一只装着 3 万元现钞的箱子，由王晋康点交朱竹坪，朱竹坪转交赵慰先。从此，泄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就不再对魏通缉了。赵慰先也避不到案，至此这一案件永远“延期审理”了事。赵慰先终于从魏廷荣手中获取了一定的赌博本钱。

这一案件经过曲折变幻的过程，最后不了了之。在案件变幻过程中，很显然有人幕后操纵。从被绑架者魏廷荣提供的材料和其他多方面的迹象来看，幕后的操纵者是杜月笙。杜在青帮辈分虽不高，但和法租界当局关系密切，和魏廷荣在法租界的势力不相上下，但他所掌握的帮会势力却远超过魏的义勇团的势力，他在租界之外和国民党当局军警各界都有关系，金融、工商界也有他的势力。魏廷荣的经济力量虽然不在杜以下，而其政治势力，尤其是社会势力远不如杜。

绑匪朱竟成在法庭上受审时，曾供述绑架魏廷荣的动机：这次绑魏“并非完全为金钱问题，实缘原告魏廷荣，身为教友，卫腮不应娶伶人吕美玉为妾，又将吕之照相刊印于美丽牌香烟上卖钱，又将义勇团名义在法国公园内捐募所得之款，匿不报销，又开中法银公司及交易所，紊乱金融等种种不良行为，故此起意绑架，惟民人等实际上确有强暴行为，违反法权，而对于主义上，并不为罪，实寓有警惕原告之意思。”朱竟成的这番话，暴露出绑魏主要为了两点：一是魏娶吕美玉为妾；二是魏在法租界金融等方面势力大而狂妄。绑魏不仅是为了勒索赎金，也是为了打击魏的势力。说明绑魏不是一般绑匪为金钱目的策划的，而是有与魏争雄的“大亨”在幕后操纵。被绑者魏廷荣自己也意识到这个幕后人物非同一般。他在事后写的材料中称：“我和杜月笙之间向有矛盾，古语说‘两雄不并立’，那时在法租界我和杜月笙各有一部分势力，而法国领事比较信任我，在杜月笙看来，我不能成为他的心腹，就必然会成为他的敌人。事实上我是不肯和他同流合污的，在某些方面还和他对立。”杜月笙在经营烟土方面、赌场方面，组织“自卫团”武装方面，都遭到过魂的反对，双方矛盾很尖锐。“四·一二”事变前，杜等组织“中华共进会”拉魏入伙，遭拒绝。杜对黄金荣、张啸林说魏“自以为是上等人”，看不起他们帮会界。杜曾向魏表示要换帖，结为异姓兄弟，受到魏的冷落。当杜氏家祠落成典礼时，英、法租界当局、国民党一些党国要人都前去祝贺，蒋介石送了亲手题写的匾额和亲笔道贺信，而魏廷荣却仅随份送礼，没有前去道贺。这些情况，正如魏廷荣所说：杜月笙“势必要拿点颜色给我看看”，“适逢赵慰先有绑架我的企图，经过一些绑匪的串连，于是

杜月笙就成为这一案件的幕后人物了”。

魏廷荣对于自己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有着较切实的估量，在他亲自写的“杜月笙与绑案的关系”的材料中指出：“凭着我当时在法租界的地位，一般的匪徒如果没有强有力的人撑腰，怎敢动我的手。”“赵慰先和杜月笙原非素识，但是赵从淞沪警备司令部释放出来后，就和他的妻子朱九小姐经常在杜家出入，杜还介绍他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副官长。”“赵慰先被释后，登报指责我要绑匪朱竟成诬扳赵慰先和‘名人某公’。朱竟成在法庭上只说我要他扳举赵慰先，并没有说我要他扳举‘名人某公’。在声明中，赵慰先却把杜月笙扯上，若果没有杜的授意，赵敢这样做吗？”

显然，赵慰先在报纸上的声明有杜的授意，在案件变幻过程中赵班斧断指写血书使魏撤回起诉、然后赵再来个反诉，而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随便插手军法之外的诉讼而又明显地偏向赵。这一系列问题，都暴露了杜在幕后的操纵。早在魏廷荣脱险后，赵慰先被捕之前，杜月笙曾登报声明他与此绑案无关，这是由于杜对魏脱险的背景，特别是魏与警方对这一绑案的内幕所掌握的情况心中还没有底。这确实是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

赵慰先及其胞弟赵班斧都是杜的门徒，赵被捕后为其辩护的是秦联奎和章士钊两位大律师。这是当时已赌得倾家荡产的赵慰先请也请不动的，而这两位大律师都与杜有密切的关系。“很可能是杜月笙为赵请出来的”。

其实，魏廷荣被绑案幕后不仅有杜月笙的背景，还有黄金荣的背景。自从魏廷荣从黄金荣手中夺去美女伶人吕美玉之后，黄金荣一直耿耿于怀，伺机报复。黄金荣曾与杜月笙、张啸林等策划过绑架魏廷荣，杜月笙也曾布置过对魏的绑架行动，但由于魏周围有义勇团保镖，又受到法租界巡捕房保护，绑票未成。1929年赵慰先对魏绑票是前一次未遂行动的继续。杜月笙利用魏的连襟赵慰先绑架魏，实现了他打击魏的威风、削弱以至打垮魏的势力的目的；又通过在诉讼方面的幕后活动，不仅使魏对赵慰先的诉讼夭折，反而通过赵对魏的反诉迫使魏拿出3万元。

通过这一曲折的案件，魏廷荣从此屈服于杜月笙的势力，“才39岁就辞去一切职务，蛰伏在家里，深居简出，偶然出门，总是提心吊胆，瞻前顾后”。

郭绪印（第127页图为杜月笙照片）

马鸿逵泰安盗宝

马鸿逵，甘肃临夏人，自幼随其父马福祥在军旅中生活，13岁时就捐了一个“兰领知县”的虚缺，甘肃陆军学堂毕业后，当过黎元洪的侍从武官。1924年投靠冯玉祥，1929年与韩复榘、石友三一起叛冯投蒋，被任命为第十五路军总指挥，驻守在山东泰安。马鸿逵虽得高官，但并非蒋的嫡系，仍属杂牌军之列，军饷往往要就地自筹。当时战祸频仍，民不聊生，筹饷极为困难。于是马鸿逵就想效法孙殿英，盗墓寻宝。

马鸿逵的总指挥部设在铁路宾馆，对面就是嵩里山，此山虽然不高，但气势雄伟，他打听到这一地区地下确实埋有宝物，于是派兵封锁了路口，命传令班长马子周带人去挖，因没有明确地点，胡乱挖了三天，除了层层黄土，结果毫无所见。

马鸿逵仍不死心，命令副官处长马如龙继续寻挖，他对马如龙说：“根据可靠消息，山下肯定有宝，你务必完成任务。”马如龙认为人少不好办，最少需要一个团。马鸿逵作贼心虚，唯恐人多目标大，容易走露风声，万一传扬出去，名声不好。马如龙献计说：“这件事干的越快越好，结束的越早越好。至于说目标大，这不要紧，我们干脆故意放出风声，假借为十五路军阵亡将士修建纪念碑的名义，堂堂正正地开工，看谁敢说个不字。”马鸿逵点头称妙，并叮嘱他千万不可走露半点风声。

马如龙带着一团人，日以继夜地连挖了8天，几乎把嵩里山挖平，果然发现了碾盘那么大的石板，上面还钉有10几个铁把子。马鸿逵亲自来到现场，揭开石板后，露出一个石槽，槽内刻有一行篆字，石槽下面埋有一黑色小木匣，长约一尺有余，宽有数寸。马鸿逵仔细看了看，故作姿态地说：“我为什么宝贝东西，原来是个木匣匣，我不看了，马如龙你拿去吧！”

匣子是用紫檀木做的，盖子上刻有朱红篆字，匣子用3缕金丝捆紧，四周还有24颗金钉。

匣子打开后，内装8根长1尺，宽1寸的绿色翡翠，上面也刻有朱红篆字。为了弄清宝物来历，他们私访了当地一位老学究，请他鉴定。老先生认出匣盖上的篆文是“天子臣李隆基诚惶诚恐顿首”。证明这是唐玄宗封禅泰山的玉牒，翡翠上刻的是祭天文告，《唐书》上有记载。两个月后，马鸿逵又从北平请来两个古董商人，对宝物进行了鉴定和估价。

马鸿逵盗宝的消息，被《大公报》一位记者听到，动员他将此宝献给国家。马鸿逵谎称绝无此事，纯属谣传。后宝物被马鸿逵私吞了。

王光远（第137页图为马鸿逵照片）

六国饭店特别行动

公元 1933 年 5 月 7 日清晨,古老的北平城渐渐地从夜暗与晨雾中苏醒过来了,路灯还没有熄灭,大街小巷里有了早起的人影。地处城中心东交民巷里的著名的六国饭店在喧闹了一夜以后。这时才显得沉寂起来。目下虽时局紧张,日本侵略军正从东北向华北紧逼,在长城沿线燃起了战火,中国军队正进行紧张的长城抗战,但北平城里依然游人如织。腰缠万贯的达官贵人与富人贾们游兴不减,要来领略古都暮春时节的迷人景色。中外游客们住满了这六国饭店大大小小的房间。

六国饭店坐落在东交民巷使馆区。从东交民巷西口进去,过御河桥,在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就可见到六国饭店宏大华美的楼宇,其规模仅次于北京饭店。该饭店不仅设施讲究,服务周到,而且由外国人开办经营,又坐落在中国军队不能进入的使馆区,因此备受中国显要人物的青睐。在北洋军阀时代,北京政局一有风吹草动,总有一批达官贵人将此作为逃避灾祸的世外桃源。即使在这里楼梯边摆把椅子坐一夜,也要交多少元现大洋。到了 30 年代,这里依然繁华热闹不减当年。

这天清晨,饭店里住宿的中外游客们在灯红酒绿中度过了一夜难忘的夜生活以后,此时都进入了梦乡。

就在这豪华奢靡的六国饭店的楼宇里,突然响起了几声清脆的枪响。整个六国饭店立即被枪声惊醒了。惊叫声、呼救声、脚步声响成一片。人们看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年轻人,持枪夺门冲出六国饭店的大门,跳上一辆小汽车,飞一般地驶去。待持枪人与小汽车消失后很久,附近的警察才闻讯赶来查勘。惊奇的人们从警察与饭店茶房嘴里获得了一个更加惊奇的消息:在六国饭店被枪击倒在血泊中的一个中年壮汉,不是别人,而是闻名一时的前北洋军阀的大将、曾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

人们奇怪:张敬尧怎么会悄悄地住进了六国饭店?怎么会突然遇刺身亡?刺客是谁?刺客们又怎么能潜入这门卫森严的六国饭店?

张敬尧,字勋臣,安徽霍丘人,生于 1880 年 9 月 21 日(清光绪六年八月十七日),自祖辈起迁居颖上县南照集。父张文奎,号益轩,是县里包揽诉讼的刀笔吏。张敬尧少时“事游荡,嗜烟赌”,是个浪荡子。当过粮店学徒,因偷盗被乡人驱逐出境,流落到山东为盗。又因杀人逃到京津地区。1896 年投入小站北洋新军,后被袁世凯选入随营学堂受训。不久又入保定军官学堂,毕业后,先后充任北洋军团长、旅长、师长,成为袁世凯的忠实爪牙。曾参与镇压辛亥武昌起义、江西“二次革命”,以及民初白朗起义。袁世凯死后,张敬尧成为以段祺瑞为头子的“皖系”中的大将。1918 年率军攻占长沙,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湖南督军兼省长,治湘两年多,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湖南人民称之为“张毒”。1920 年 6 月张敬尧兵败被逐出湖南,惶惶如丧家之犬,先后投奔直系与奉系军阀。1932 年日本制造的伪“满洲国”出笼,张敬尧又投靠伪满政权,充当暗探。1933 年日寇从东北向华北进逼,在攻占热河后,向长城各口进攻,威胁平津。一时间长城沿线战火纷飞。在这时,日寇找来张敬尧,委任他为“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并借给他 700 万元活动经费,要他秘密潜入北平城内,收集旧部,勾结流氓,策动驻军,重新拉起队伍,在日军进攻平津时作内应,张敬尧受命后,即带着大量金钱与几个亲信,悄悄来到北平城中,住进了这外国人开设的豪华而又安全的六国饭店。

开了三个大的房间，每天加紧活动，四出联络各色人等。

张敬尧在北平的猖狂活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注目。但碍于当时的形势，对张敬尧又不便公开缉拿。于是在1933年4月间，蒋介石下达指示给戴笠，要求戴笠迅速暗杀张敬尧。

当时国民党军统还没有正式成立。戴笠当时的任职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特务处处长，对内则是复兴社特务处的处长。复兴社特务处副处长兼华北特区区长郑介民，常驻北平。戴笠接到蒋介石命令后，立即电令郑介民赶回南京总部共同研究暗杀张敬尧的方法。经过几天策划，最后决定由郑介民化装为南洋华侨巨商，回国做人参生意，也住进北平六国饭店，先侦察张敬尧行止，再伺机下手。因为郑介民是广东海南岛人，早期曾在马来亚吉隆坡做过生意，讲得一口广东官话，也能说几句英语与马来亚土话，化装南洋华侨巨商非常适合，不会被人怀疑。

于是，在1933年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郑介民打扮得西装笔挺，满身洋气，随身携带十多只沉甸甸的皮箱，气宇轩昂地住进了北平六国饭店。六国饭店的侍役茶房们帮着将那十多只皮箱抬进郑介民包下的豪华房间时，还以为那里面装的都是金币与银元呢！其实，里面装的都是石头砖块。郑介民住进饭店后，神态随和，出手大方，经常借机与茶房聊天，很快就了解到张敬尧住的房间号数与位置。郑又常常以散步与工作为由，到张住处周围进行秘密侦查，弄清张敬尧与其亲信住在三个大房间里，每日活动频繁，来往的客人很多。而且张行踪诡秘，夜间睡觉经常变换房间。郑介民想，暗杀如果定在白天，人多难以下手，而且刺客不易走脱。若在夜间进行暗杀，又不知张敬尧当夜睡在哪个房间。而且张敬尧是行伍出身，枪法极准，武功又很厉害，弄不好就会赔了夫人又折兵。郑介民左右为难，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原来郑介民侦察到张敬尧每天起身很早，洗脸，修容花的时间很长。这时一来人少，二来张定疏于防备，故正是下手的极好时机。郑介民指定年轻力壮的白式维为执行人，并研究了刺客动手后的逃走路线。另外派人在楼梯口、饭店门口守候，以掩护刺客撤退。还预先弄来三辆小包车停在饭店附近。

1933年5月7日清晨，张敬尧象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正当他洗脸修面梳妆打扮时，白式维在同伴的掩护下，突然飞速地冲进房间，手提枪响，子弹准确地射进了张敬尧的头部，张立即倒地毙命。当六国饭店的茶房与房客们被枪声惊醒时，白式维等人早飞奔下楼，跳上小包车，飞驰而去。郑介民也丢下“皮箱”不知去向。

事后，国民党北平机关报报道说：张敬尧是汉奸，潜入北平阴谋策动叛乱，被“锄奸救国团”击毙。

经盛鸿

日人藏本失踪案始末

藏本失踪

平地惊雷公元 1933 年 6 月 9 日清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正式通知国民政府外交部，日本驻南京副领事藏本英明，于 8 日晚往下关车站送有吉之后失踪，请帮助查访下落。藏本的失踪，给当时紧张的中日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安的迷雾，一时间成了舆论的中心。

警宪齐出 悬赏查找南京政府得到消息，立即下令警察宪兵一齐出动，尽力查找。警察厅长陈焯赶紧派督察长陈独真往日本领事馆访问，并多方调查，了解藏本平时的个性、嗜好、身材、服饰等问题，同时向日本领事馆索取藏本照片，翻印多张，分别向藏本平日来往各处及城关站埠四出查访，又将从日本领事馆至阴阳营藏本寓所及自领事馆至下关一带沿路岗警，逐一查问，没有找到线索。

同日，陈焯召集各局、队、所负责人，研究扩大调查办法，明确各部责任。

11 日，警察厅又在督察处召集各主管人员报告连日查访经过，研究继续侦查办法，命令各警，不分昼夜，努力查找，以便尽快找出线索，寻得藏本下落。

同日，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在南京各报登出广告：无论何人，如能将藏本直接找到，赏钱 1 万元，能知道藏本的下落，报告警察厅或警备司令部，因而找到者，赏钱 5000 元。

晚上，警察厅与警备司令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几项紧急方案：南京四郊的搜查，由宪兵警察联合编成九组，共同搜寻；实行户口总检查；派便衣队携带照片四出查访；请江宁县政府协助查找；派人分别向苏州、无锡、镇江等处搜寻。

12 日，行政院召开紧急会议，对藏本案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并下令督促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严密搜查。在江西前线指挥剿共的蒋介石也致电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详细询问了藏本案的情况，并下令军警严查。外交部、警备司令部和警察厅三机关为了便于查找，决定各派一人组成联络组，交换情报并决定第二天的行动计划。

真相未明 日方进逼南京政府连日努力，竟然找不到一丝线索，在真相未明的情况下，日方妄加揣测，步步进迫，通过各种手段，向南京政府施加压力。

11 日早晨，日本外相广田认为南京政府对于藏本事件的调查缺乏诚意，致电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训示与南京政府交涉的三条原则：在中国首都发生的外国使馆人员失踪事件，在经过数小时后，仍然未能判明事件的真相与责任之所在，这是近代国家从来没有过的事件；南京政府如果确实没有调查事件真相的能力，那么日本政府就很难相信它的警察力，而不得不为保护公使馆员生命财产的安全而加以“重大考虑”；向南京政府要求迅速解决此案，如果有故意拖延放松调查的情况，日本政府将提出“重大抗议”。

同日，日舰“苇”号驶向南京。12 日晨，日本又增派“对马”号军舰驶向南京，进行威胁。日使馆参赞有野及日第三舰队参谋长高须冈野也从上海来到南京。

下午 3 点，须磨、有野与汪精卫会谈，会谈后须磨声称：要求迅速查明

藏本行止，藏本行止不明及因此发生的一切后果，当然由中方担负；这一要求只是第一步方案，倘若中方仍然没有诚意，那么将实施第二、第三步方案。

同日，日本外相广田与外务省高级官员协议，决定命令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向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汪精卫通告：日本政府要求国民政府竭诚调查事件真相，速谋解决方法；国民政府如果对此事件处理失当，因而发生不测事件，责任必须由中方负担；日本政府保留其在事件判明后，要求国民政府道歉、处罚责任者、赔偿损失等权利。

当天，日本舆论界也发起了猛烈的舆论攻势。

东京新联社通电说，日本政府认为藏本失踪案是义和拳运动中杉山书记官被杀以来的又一个重大事件，对南京政府应绝对采取强硬态度。

《朝日新闻》社论说，藏本失踪事件的原因是有人企图破坏中日关系的好转，因此采取了这一行动；南京政府对此难辞其责任，南京报纸所作的自杀等类的推测，不过是为了混淆视听。

日日新闻社社论认为，藏本失踪不可能是遭受匪贼，例如实际上成为国家机关的某社，也似乎与这一案件不无关系。

南京电通社电：对于藏本案，中方只以否认这一事件为目的，仅仅作表面上的调查，因此，用外交手段没法解决这一事件，应该采取实际有效的手段。

此外，驻留南京的日本人也集会，扬言如果这一事件不能迅速解决，那么全体日本人将退出南京。

日方的威逼恐吓，使南京政府压力倍增，南京政府一面要求日方保持镇静，一面下令严密查访，“如有怠忽，定当从严惩处，决不宽贷”。

藏本寻获 真相大白正当南京政府被藏本案弄得焦头烂额的时候，13日上午9点，警察厅接到陵园负责人张燕亮的电话。据张燕亮讲，早晨有一个人来喝水，年纪约四十几岁，中等身材，留小胡子，穿半新半旧的西装，喝完水后就一个人慢慢上山去了。警察按照这一线索，向山中寻找，11点左右，终于在紫金山下明孝陵后面，找到了藏本。起初藏本不肯下山，经过再三劝说，才乘车回城，到城里时已是下午2点多了。

在警察厅里，藏本讲了这几天的情况，本来他想去送有吉的，因为人多汽车坐不下，所以没有送，而是一个人坐黄包车出中山门，在中山陵附近上山，意欲自杀。起初想喂狼而死，后想绝食而亡，继而想掘坑自埋，但终于没有死成；至于自杀的原因，则不愿告诉别人。

总计从8日晚11时失踪到13日中午11时寻获，共108小时。

藏本找到后，日方气焰顿消。14日下午，须磨拜访汪精卫，代表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道谢；藏本本人也于20日从上海乘船回国，藏本事件就此结束。

就这样，一度被认为是“中村事件第二”或“杉山事件第二”的严重事件，因藏本自杀未遂而真相大白于世，使这一事件的结果染上了喜剧色彩，避免了中日之间的一场不必要的冲突，时人戏称为“朱太祖”和“孙总理”在天之灵的保佑。

然而，藏本案虽然结束了，藏本自杀的原因却终成难解之谜，据日方声称，这是由于藏本精神衰弱症的重犯，毫无其他原因，显然，这一说法很难令人信服。

樊伯欢

神秘女郎行动——张苇村被刺案

公元 1935 年春节，“山东王”韩复榘声称要“与民同乐”和大家一起欢度春节，便下令济南市地方上组织各种民间文艺活动，放假三天，组织提灯会。一时，高跷、龙灯、狮舞、旱船等各种民间歌舞及杂耍沿着繁华的街道上一路耍来，街两旁都挤满了观看的人群，各种小贩也到处叫卖，好不热闹。

这天是年初二的晚上，韩复榘正在小纬二路的一幢小楼里和几个省府委员和高级参谋在叉麻将。他正和了一副筒子“清一色”，拍着一张刚刚摸进的嵌八筒在哈哈大笑。突然，门帘一掀，闯进一个人来。此人瘦长个子，穿着一件灰布长袍，上身罩了件青布坎肩，一顶黑色西瓜小帽顶在头上，打扮是个二爷。他神色慌张，快步走到韩复榘身边，结结巴巴地报告道：“主席，不好了！”

韩复榘定睛一看，是自己的亲随张富贵，将手里八筒一甩，忙问：“什么不好了！”

“张委员，他，他被人杀了！”张富贵道。

“哪个张委员？”韩复榘将面前的牌一推，“嚯”地站了起来问。

原来，当时山东省政府里，有两个姓张的委员，一个是省党部部长张苇村，一个是张鸿烈。

“是张书记长！”张富贵道。

韩复榘双眉一竖，继续问道：“在哪里？”

“在进德会。”张富贵道。

进德会是当时济南最大的一个游乐场所，又是高官们进行政治活动的地方。

韩复榘两眼一瞪：“凶手抓住了吗？”

“没，没有，”张富贵说，“不过，有人看见是两个穿灰布衫的人！”

韩复榘左手托着尖下巴，在房内踱了几步，猛然在桌上击了一拳，命令道：“立即把进德会大门关闭，所有人不得再出入；马上派省府卫队去进行严密搜查；同时把当时的情况弄清楚，及时向我报告！”说完穿上大衣，带了随从副官和卫士们回省府去了。

自然，一场牌战也只好停下，那些委员、高参怀着种种疑虑各自回府。

再说进德会，这里有电影院、京剧院、地方剧院、杂耍场、花园、茶室，游人如云，热闹非凡。韩复榘一声令下，身背大刀，手持快枪的省府卫队如虎似狼地冲了进来把守了各道关口，整个欢腾的进德会，顿时成了鬼哭狼嚎的活狱。各个戏院停演，杂技焰火收场，几万游人拥在大门口听从卫队的搜查。

先是把一些妇女小孩放出去；再是把穿制服有徽章的公务员放行；再放一般的居民和商人。扰攘到了下半夜，抓了几个穿灰布大褂的倒霉蛋，才算结束了这场搜索。可第二天一审问，这几个人都是有名有姓，有确切职业的店铺伙计，那几家店东也都纷纷来保，又无任何凭据，也只得取保释放。

韩复榘见抓不到凶手，大发雷霆。一个堂堂的省党部部长，在省府所在地被杀，怎么向南京交待？更何况，他还有自己说不出的隐痛。

第二天下午，张苇村被杀经过的调查报告送上来了，材料主要是同时被伤但未丧命的张苇村的卫兵提供的。韩复榘看着看着脸上有了笑容，一个破案的方案在他腹中形成了。